

研究者多已指出南宋洪迈《夷坚志》的《甲志》中很多是记叙洪皓在金朝亲见亲闻之事或者直接取自孙九鼎著作的记述。然而，今所见《甲志》的本子已有残损，非宋本之旧，窜乱相当严重。

南宋洪迈《夷坚志》的《甲志》部分，因为自序亡缺，只能根据相关证据大致推断写作于绍兴十三年（1143）到绍兴三十年（1160）左右或者稍晚（参看李剑国《宋代志怪传奇叙录》，南开大学出版社，1997，347页；许逸民《夷坚志》，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25—26页）。《甲志》写作的始年，距离第一则中的那位主人公孙九鼎放走与孙有太学之旧的洪皓（也就是洪迈之父）的金皇统元年（1141）不远，结合《甲志》的内容，研究者多已指出《甲志》中很多是记叙洪皓在金朝亲见亲闻之事或者直接取自孙九鼎著作的记述。只可惜，今所见《甲志》的本子已有残损，非宋本之旧，窜乱相当严重。我们读中华书局1981年出版的何卓点校本《夷坚志》，第一条《孙九鼎》“语未毕”之下有小注文字，是涵芬楼编印《新校辑补夷坚志》张元济的校语：

此下至《宝楼阁咒》条“始笃奉之”，宋本作二叶，严本于中缝均注“补”字。按：宋本每叶十八行，每行十八字。（《夷坚志》第一册，1页）

所谓“宋本”就是乾隆五十七年（1792）为严元照所得之宋刻元修本（内容为前四志），今已归日本静嘉堂文库；“严本”即严氏将其录副校勘的本子，涵芬楼编印《新校辑补夷坚志》前四志即据严本；宋本还曾由阮元影写进呈，并收入《宛委别藏》。《续修四库全书》子部小说家（1264册）影印出版过上图所藏清影宋抄本（即黄丕烈校本），也是源自严氏所得之本。严元照跋中曾对此宋本作鉴定如下：

此系宋时闽本，元人以浙本修补，见卷首元人一斋沈天佑序。序



《夷坚甲志》的前三个故事是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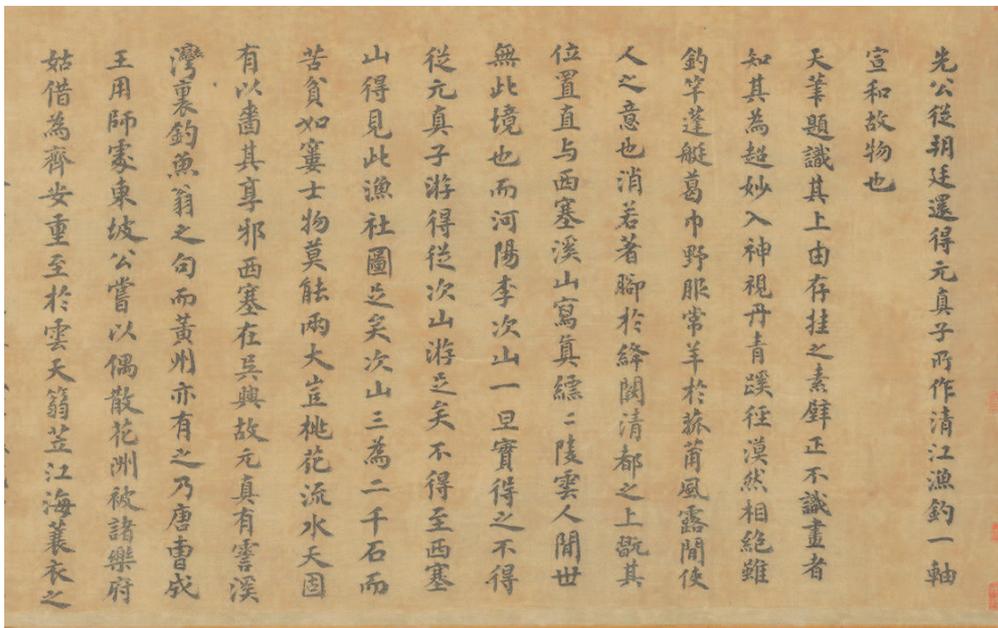
郭永秉

中纪年一行，则已为俗子剝去矣。书内尚有夺叶，其所补有以宋版补者，有元人所刊补者。凡宋版所补，皆其原文；元人所补，多取支志、三志之文窜入之。如甲志所载无绍兴以后事，而所补乃及于庆元，此其证也。（《夷坚志》第四册，1837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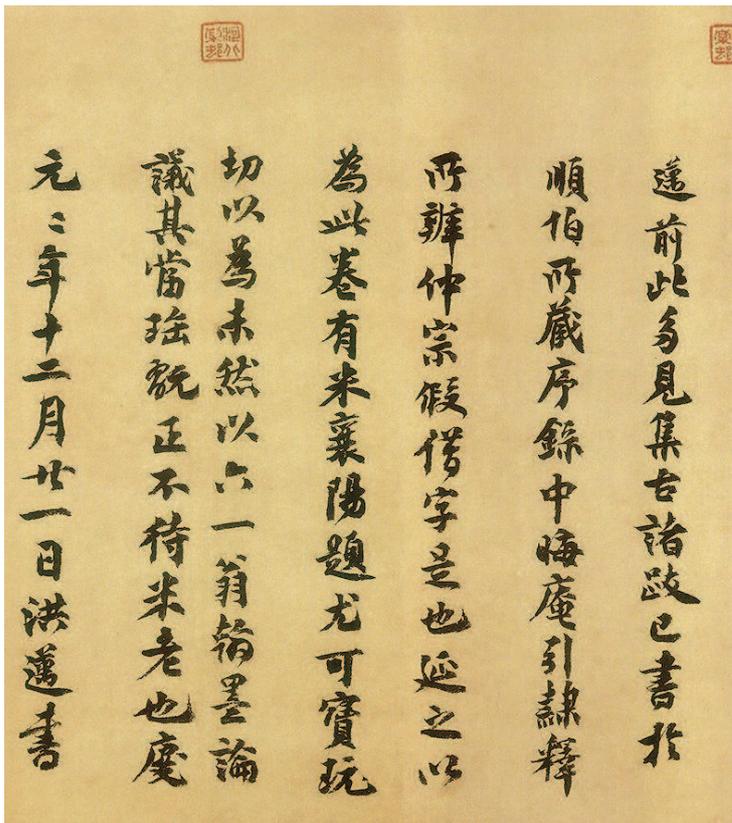
所以这个宋本实际上残缺比较严重，补窜情况颇为复杂，有的是有版本依据的补配，而元人取别处文字增入的地方，其实多数是不足凭信的讹窜。通观《甲志》部分，严本注出“补”的地方好几处，例如《甲志》卷六下注：

此下至《李似之》条目止，宋本作两叶，严本于中缝均注“补”字。（《夷坚志》第一册，45页）《甲志》卷七《岛上妇人》条“时妇人继来”之“时”字下注：

此下至《搜山大王》条“果见一人乘”宋本作三叶，严本于中缝均注“补”字。（《夷坚志》第一册，60页）



↑ 洪迈跋李结《西塞渔舍图》，淳熙十五年，大都会博物馆藏



← 洪迈跋欧阳修《集古录跋》，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同条之末注：

按：“时妇人继来”以下云云，见支志甲卷第十《海王三》条末，盖元人补版时，以其事相类，误为联缀也。（《夷坚志》第一册，60页）

卷七末“严校”云：

此卷中有补叶三，……此卷所载多绍兴中事，而补叶多载及庆元间，乃元人杂取戊志以后事掺入之耳。（《夷坚志》第一册，63页）

严元照所谓“载及庆元间”的，如紧接着《岛上妇人》条的《查市道人》条便见“庆元元年六月”事，可确信为元人补版时所窜。《甲志》卷十四《黄主簿画眉》条也有“庆元二年四月”事（《夷坚志》第一册，125页），此条及其前多条皆同见于《支志》庚、戊卷（《夷坚志》第一册，124—125页），窜入情况亦属类似。今所见影宋抄本的有些地方，尚有阙叶未补的原貌，例如

《甲志》卷七《龙翔行者》《蔡真人词》《刘黎民官》三条原阙，影宋抄本原作如下之貌（图一）。

涵芬楼本及中华点校本已据《再补》移入《蔡真人词》条，据叶本补《刘黎民官》条，但《龙翔行者》条因无可以据补者，只得付之阙如，并在其题下附注：“此下宋本阙二十四行。”按此校语所言稍不准确。宋本每叶18行，观图一可知，清影宋抄本《甲志》卷七的五、六二叶，连“罗巩阴谴”题目在内一共占得11行，所以这两页其实一共缺了25行而非24行（图二）。计补入的《蔡真人词》条155字，合8行零11字（即占9行），《刘黎民官》条147字，合8行零3字（亦占9行），这两条连题目两行合计共20行，可推知《龙翔行者》连标题才5行而已，应是一个80字上下的短条。除了严氏所指出的问题，近来潘超《〈夷坚志〉前四志误收

他志小说考辨——以日本静嘉堂所藏宋刻元修本补刻叶为线索》（《文献》2018年第6期，下引潘说除注明外亦见此文）也有更多举证，读者可参看。

潘超于2015年对静嘉堂文库藏宋刻元修本的补叶情况进行了调查，指出43叶元人补叶中共涉68篇小说，这68篇小说中有48篇为他志的内容，前四志中有30篇可以指实与他志内容重出或与前四志成书时间矛盾的，皆在补叶中，因此“补刻叶正是引起误收的‘祸首’”。潘氏重点用《甲志》卷一的《柳将军》《宝楼阁咒》两条，来说明确认误收小说对重新解读《夷坚志》的重要性：

第二篇《柳将军》、第三篇《宝楼阁咒》之后用小注注明“两事皆孙九鼎言，孙亦有书纪此事甚